

## 施勒敦

在十九世紀的時代，普洛維頓 (Providence, Rhode Island) 的華人不多。但 1883 年的一個主日，圓頂公理會 (Round Top Congregational Church)，竟然開始了一個華人主日學，十六名成年學生，都是洗衣店的人，帶領的是黃禮 (Lee Wong)。在那裏，他們可以學習英文，以聖經為課本，也領受了真理。那是由安道活神學院 (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) 的實習學生施勒頓開始的。這人就是這樣：看到人的需要，因而引他們得著救恩。

查理·施勒敦 (Charles Monroe Sheldon, 1857-1946) 生於 1857 年二月二十六日，出身於教牧家庭，父親司圖華·施勒敦牧師 (Stewart Sheldon)，在紐約州牧會。因為健康關係，醫生建議他移居邊遠地區。他的內兄約瑟·華德 (Joseph Ward) 在達科塔地區的揚克屯 (Yankton, Dakota Territory) 牧會，召司圖華去那急劇發展的新移民群中工作。在那裏，他辛勞拓荒，於十年內建立了將近一百個教會。查理自幼受到“約瑟舅”的影響，在他講道的聚會中得救重生，並且步他的後塵，進入布朗大學 (Brown University) 受教育，得 B. A. 學位以後，也進了安道活神學院，於 1886 年畢業。

1887 年，查理·施勒敦接受第一個邀約，任阜蒙特州華特堡公理會 (Waterbury Congregational Church, Vermont) 會牧。那時的安都活神學院，已不復是 1778 年 Phillips Andover 所創立時的保守信仰，其中有的教授們，倡導“進步正統神學” (Progressive Orthodoxy)，好新務奇，只在吸引人的注意，討人喜悅，不傳必須悔改赦罪，以為可有“將來機會”，或“第二次機會” (Future Probation)，主張人死後在審判前還可悔改，以致有人願意作“候補基督徒”。這異端引起很大的爭議，使安都活畢業生蒙上嫌疑，很多教會不敢接受。

施勒敦雖然信仰純正，但何以自白？因此，他稱自己的信仰是“非神學基督教” (Untheological Christianity)。這不是一個理想的名詞，更不是表示他反對神學；而是為了當時的特殊背景，表白自己，意思只是“實踐的基督教”，與神學無窮的爭論無關，注重基督徒愛的精神。

當地教會的人數不多，信仰保守。年輕的施勒敦牧師，看到很多青年晚間無事閒蕩，去跳舞或玩牌，認為他們缺乏一個他們樂去的地方，倡導成立讀書會，對象是那些不參加教會聚會的青年人，可以聚集討論有益的書籍。幾個禮拜過後，聚集時都滿座，青年人感覺興趣。

現在，是讀甚麼書呢？鎮上沒有圖書館。施勒敦向會眾徵集書籍，反應良好，竟成為頗具規模的圖書館。

當時那鎮上的主要街道，仍然是土石路，夏天太陽蒸晒，經風吹或車輛過後，塵土飛揚。施勒敦想到該在街道上洒水。

他從山泉用水管引水到貯水池，再發動信徒用馬車載水箱，沿路洒水。路不揚塵，居民甚為歡喜。

他發現會眾有人聽不到他的講道，或不能記憶。他開始在台前放一個黑板，把經文及講章大綱寫在上面；後來，他更預先印好講章，在聚會前發給會眾。

施勒敦辛勤工作，探察人的需要，給他們屬靈的供應，並實際的關懷。兩年的時間中，把教會變得生氣蓬勃，會眾增加了甚多。

1889年一月，三十一歲的施勒敦牧師，應邀至坎薩斯州道辟加中央公理會 (Central Congregational Church, Topeka, Kansas)。教會是由主日學開始，在一個肉市場的樓上聚會，有四十人。施勒敦說：聖靈不管甚麼地方，人能夠尋求祂，得救重生，成為神的聖殿。

1889年六月二十三日，中央公理會新教堂建成。施勒敦牧師在奉獻典禮說：這教會要宣揚“平常人的基督... 並不分階級，種族；祂要我們在主內成為弟兄，向所有人敞開”。

那年冬天，因為經濟衰退，很多人失業。有人來到教會的門找工作。牧師除了鼓勵他之外，不能有任何幫助。這負擔一直留在他內心深處，遇到機會，就發芽長大。

他覺得自己對社區的人了解太少。不過，他同情人們的遭遇，覺得自己應該體會失業的滋味。

那個星期，施勒敦改裝成一名失業的工人，在大街上逐家商店尋找工作。四天半的時間，都是遭受回絕。有的商店還抱怨說，他們的收入不夠養一隻雞。下午，看到一隊鐵路工人，在軌道上剷雪。他問：可否幫他們剷，不收費用。沒有任何人拒絕。於是，他借來一張剷雪的鏟，加入工作。半天過去，他覺得有勞動工作的機會，是快樂的事。第二天早晨，去歸還所借的工具，那主人雇他剷煤。半天勞力，賺得五角錢。吃過咖啡和一個三文治，在口袋裏還剩下四角。

次日，在主日聚會中，牧師把他一週的經驗報告給會眾。

施勒敦要進一步了解他社區的居民。

他把全市的人口，區分為八組：街車工作人員，大學生，黑人，鐵路工人，律師，醫生，商人，和報紙新聞工作者，對每組預備花一週時間去深入了解。這樣，他經歷大眾交通，出入醫院，法庭，和一般大眾，並參與當地的首都日報 (*Daily Capital*) 實地採訪交通，旅社，和郊區。他接觸觀察了各人的需要，對各行業對象的了解，可以把福音有效的傳達給他們。各組都對他的訪問表示歡迎；他也建立了對他們的了解。每個主日，聚會的人都有增加。

1891年五月二十日，查理·施勒敦與梅莉 (Mary Abby Merriam) 結婚。

現在，施勒敦牧師發動教會的人，決定採取具體行動，進行改變“田納西城” (Tennesseetown)。

“田納西城”是道辟加黑人聚居的社區，酗酒的人多，髒亂污穢，犯罪率高，各家大人出去作工，任孩子們在街道上游蕩，各種病態俱備。施勒敦認為最大的需要是設立幼稚園。

設在哪裏？他租下社區中間的約但舞廳(Jordan Hall)，訂約兩年。大家希奇的問：他怎樣辦得到？

施勒敦回答：“很簡單，我問他每年賺多少錢，付更高的價錢，他自然不忍拒絕。”

施勒敦約同當地長老會的牧師，去舉辦星期一晚間的座談會，演講社區有興趣的問題，以同黑人社區的居民相熟。

在整修準備期間，牧師率同會友，去挨家訪問，到“天使難到的地方”，同家長談話，勸他們送孩子來，自然不是以營利為目標。這樣，舞廳關閉了，幼稚園開始了，居民反應很好。兩年後，租約期滿，幼稚園移到社區公理教會的會所。

田納西城得到了醫治，與前不同了。

那時，基督徒奮進協會(Christian Endeavor Society)，在中央教會設有分會，參加的多是青年人，每主日下午聚會，是將來宣教士的養成所。施勒敦也在社區的教會成立支會，以為是黑人社區的盼望。

道辟加的教會，主日晚間參加的人很少。施勒敦想到“牧師說書”的方法。

施勒敦從小就喜愛文學，在大學和神學院的時候，常常寫作。現在他想到把聖經真理的原則，寫成故事，在晚間的聚會中，每週讀一章，使會眾能夠容易把真理記在心裏，正是“以娛以教”的作法。一般人只有在講壇說些粗俗的故事或笑話，他的方法，這豈不是更可以造就人？何況他還可以得到會眾的反應，看是否有該修正的地方。

第一個故事是布魯斯：生活現況(*Richard Bruce or The Life That Now Is*)。三個禮拜以後，教堂滿到無處可容。他的故事設計是約從學校年度開始，到聖誕節前一個月結束；每章的末了，都引人想知道下文如何。

從1891年的嘗試成功，開始了更多成功。接著，哈地的七天(*Robert Hardy's Seven Days*)，有人告知那主角他只能夠再活七天；斯壯的十字架(*The Crucifixion of Philip Strong*)是描述一位牧師，捨棄一切，宣揚福音；以及弟兄的看守者(*His Brother's Keeper*)，則以密其根州的鐵礦罷工為背景。到他於1919年退休的時候，他共寫了三十本小說，都是先在禮拜天晚間讀給會眾聽，然後出版單行本。當然，很難是每本都是文學傑作；但其書名和主題，都是有興趣，引人深思，親近動人，文筆也都算得精警。大致都是說，當書中主角決定順從神的道路，遵行聖經的原則，前途是光明的。

其中有一本書，成功之輝煌，遠超越作者的意想之外。

1896年，這個不循成規的牧師，出版了一本基督教倫理小說：跟主腳蹤(*In His Steps*, 1897)。牧師寫小說，有些希奇，但更是希奇的事，這小說立即成為暢銷書，印刷供不應求；

作者在世的日子，單美國就售了八百萬本，還有三十二種各外國語文譯本，估計約三千萬，到今天市面仍然可以買得到。後來，並經編為劇本上演。故事是一位牧師，看到一個無助的失業工人死亡，他向會眾問：“耶穌會如何作？”感動會眾，決定跟主的腳蹤行，把真理化為行動。或可說是遵主聖範的實踐，進入世界，成為世上的光和鹽。當然，施勒敦成為全世界知名人物。

1900年一月二十三日，道辟加首都日報以橫貫全版的標題，刊出“施勒敦牧師將主編首都日報”的消息，訂於三月間開始。

在1899年夏天，跟主腳蹤出版的破紀錄成功。美國全國基督徒奮進協會在底特律市開會，邀請作家牧師施勒敦為特別講員。不少教會有興趣組成委員會，討論如何把“跟主腳蹤”的原則付之實踐。

首都日報換了主人：鮑佩弩(Frederick O. Popenoe)，買下了那家報紙。新主人同施勒敦僅略有相識。十一月三日，鮑佩弩邀施勒敦到家中聚會，在座有當地的多名聞人。等客人散去後，主人請施勒敦留下，直接請他任首都日報主編，成為一個基督徒報紙：由他照跟主腳蹤書中那報紙主編的原則去作。

消息刊布後，訂單立即湧來；由原來發行的一萬五千份，驟然增加到三十六萬份。但當地報社的印刷設備，最多僅能夠印十二萬份；只得接洽芝加哥，紐約，倫敦三地的報社代印，就近寄發外埠讀者；本地則洽定火車特別載運。

施勒敦組成了報社各部門負責人，指示他們新原則：星期天不出版，週六出雙日。拒絕刊載煙，酒，及不道德經營事業的廣告；不渲染色情，凶殺等社會新聞，只作負責，可靠，真實的良好報導。廣告則多來自基督教刊物機構。報紙的目的，是在地上榮耀主的國度。他相信韋柏斯特(Daniel Webster)的話：“聖經：我們基督教文化的根本。”

這樣的報紙有前途嗎？報紙在各方面都很成功，固定營利有數萬元之鉅。施勒敦工作辛勞，但不接受薪水。報社致送給他五千元示敬，他捐獻為救濟饑荒，並以部分建立本市的公眾用水設備。

在印度大饑荒的時候，首都日報呼籲讀者捐助，收集五萬元，寄往印度。據宣教士的報告，救濟數萬人免於飢餓死亡。

施勒敦任主編工作，有五年之久，然後回去全心牧會。

1912年，施勒敦辭去教會的牧師，專心促進禁酒事工，為他新的事奉。中央教會聘他的舊友紀德(Roy Guild)為會牧，仍然以施勒敦為宣教牧師。他歡喜接受

施勒敦痛心酒的毒害，看見酗酒造成死亡，破碎家庭，決心促成全面禁酒。

前印地安那州長翰黎(J. Frank Hanly)，並司圖華(Oliver Wayne Stewart)，請施勒敦加入，共同以禁酒為職志，

邀請歌唱家，教牧，公眾演說家，推動禁酒。於1914年九月三十日，正式組成“飛行特遣隊”(Flying Squadron)，在“全國最大的威士忌中心”伊利諾州漂利涯(Peoria)出發。他們並不是航空旅行，而是形容其行動的迅速，行程的緊密。他們乘坐火車，安排三日的連續日程，第一組離去，第二，第三波繼續。如此於235天，旅行255城市，路程六萬五千哩，信息傳播達到一百五十萬人，1915年六月六日到紐澤西，完成目的。

在1917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，國會通過憲法第十八條修正案，1919年一月二十九日，經各州認可宣布：“禁止製作，販賣，或運送酒精麻醉飲料。”(後於1933年第二十一修正案廢止。)

施勒敦的心，常在中央公理教會。會眾也記念他們多年的牧師。1915年，紀德牧師去另外的事奉，會眾請求施勒敦再任會牧。施勒敦接受了。他繼續到1919年正式退休。

次年，紐約的基督徒前鋒(*Christian Herald*)請施勒敦作總編輯。每週負責寫一篇專欄文章，每年五六次去紐約開行政會議。在三十六小時的長途火車旅行中，他可以讀書，寫每週收到的三百多封信件。到1925年，他覺得旅途耗時累人，辭去總編，只任撰文的特約編輯。不過，施勒敦保持繼續讀書寫作不輟。

1946年二月二十四日，他八十九歲生日前兩天，查理·施勒敦安然離世。

施勒敦對於版權不甚注意，所以他的書被盜印，及任意譯印的很多；他所得版稅收入並不如想像之高。他又不善居積，有錢則隨手送給需要的人。他妻子梅莉的父親是銀行家，知道女婿的“毛病”，把遺產指定只留給獨生女兒，施勒敦夫婦旅行，及維持家庭開支，到老不虞缺乏。

大約在跟主腳蹤出版一百週年的時候，在美國，有人根據書中的原則，提出“WWJD”簡略的口號和招貼，其意思是：

“What Will Jesus Do?”(耶穌會怎樣作?)提醒基督徒，在作一件事，面臨倫理上抉擇的時候，要先問如果當事人是主耶穌，會怎樣作？門徒自然應該跟從主的腳蹤去行。

施勒頓寫跟主腳蹤的背景，是自稱基督徒的人，不肯照著主所行的去行。那時，南北戰爭過去不久，種族歧視仍然極流行；北方的自由派，倒注重人道，反對奴役；南方所謂“聖經地帶”，卻正是堅持蓄奴！信仰的意義在哪裏？今天，回教極端分子，把美國的罪惡文化，當作是基督教，加以恨惡反對。

施勒敦觀察人的需要，就照著主的規範去作，而不拘於成規。他的寫作，是從心中對讀者和聽眾的心講話，流露出對愛神愛人的實踐。他的主題和方法，到今天仍然有效。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